



重推

抗战历程的生动记录

□ 岳亮



编者按 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击》一书,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史沫特莱1937年8月19日从延安出发,到1938年1月9日到达汉口的全部过程,作者客观地叙述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经历,这是一部难得的历史记录。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知名记者、进步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28年底,36岁的史沫特莱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1937年1月,史沫特莱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近距离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军队。全面抗战爆发后,陕北数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奔赴抗击日寇侵略的最前线。史沫特莱获准跟随八路军上前线,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外国随军记者。《中国在反击》就是她深入前线和八路军共同战斗的真实记录。史沫特莱以亲历者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真实情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他们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条件下战斗”

抗战初期,中国在物质基础上距离日本有较大差距。八路军在敌占区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其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史沫特莱一路走来,所到之处物资匮乏到连普通的粗纸也买不到,“没有植物油或动物脂肪,没有盐,没有燃料”。八路军常常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仅能依靠小米和其他有限的补给维持生存。“有时,任何蔬菜都没有。糖,则简直没有人听说过。”八路军战士都在经受着饥饿的考验。史沫特莱的警卫员全都有过一连几天吃不上饭和一连几星期,几个月处于半饥饿状态的经历。日军作战时有卡车、飞机和各种高效的运输工具,而八路军却只有驴、马、少量的骡子,几乎全靠两条腿走路。史沫特莱不得不痛苦地写道:“他们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条件下战斗,没有过冬的衣服,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钱。”但是艰苦恶劣的环境却没有让八路军退缩,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照样行军,照样作战,不停地迎着暴雪和狂风向前行进”。

八路军保家卫国的昂扬斗志深深



卢沟桥 资料图

地感染了史沫特莱,尽管她既要忍受着工作条件的艰苦,又随时面临着战争可能带来的死亡,但却坚定地认为这是她一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宁愿选择每天一碗米饭的这种生活,也不想要‘文明’社会能够给我的一切。”

“我们活动在人民群众之中”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在山西,八路军继承了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的优良传统,所到之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史沫特莱注意到,八路军每到一个地方,首先都要严明纪律:必须保持住房清洁,离开以前应该打扫;如果睡在门板或稻草上,门板和稻草必须归还;借东西要还,如果有遗失与损坏,应该报告,由连队赔偿……八路军与人民的亲密关系为其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望与信任。史沫特莱感慨八路军不同于其他中国部队,他们“常常能把一个城镇的全体居民都动员起来,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用他们所能用的一切武器打击敌人”。史沫特莱不止一次遇

到准备去参加八路军的人,他们在八路军的领导下成立自卫队、游击队配合部队作战,成为八路军的后备力量。山西五台山地区一支1200人—1500人的游击队,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发展到1万多人的规模。山西的民众刚开始对八路军不够了解,一看到军队有些人就吓得躲到深山里去了,而当知道来的是专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共产党部队时,他们中的很多人立刻动身往家走,把藏起来的武器拿出来招待八路军。

八路军的行军路线从未被老百姓泄露,彭德怀向史沫特莱解释这是因为“八路军像鱼,人民像水。我们活动在人民群众之中”。史沫特莱也通过此行搞清楚了八路军是依靠什么力量坚持下来的:“领导着这支军队的共产党人的主要力量,从来不在军事,而在于和人民亲密无间的有机联系。”虽然八路军的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力量却在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支援下而大大增强。”

“这支军队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

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引领全民族抗战的一面旗帜。从渡过黄河的那一刻,史沫特莱就已经意识到八路军会和华北人民留在一起,组织他们、武



延安新貌 刘潇

天然碧玉团

□ 杨金慧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这是小学课文《少年闰土》的第一句话,由此,鲁迅先生的儿时玩伴闰土便以看瓜人形象出现,而西瓜的美味,却是连谁都想偷尝尝的。西瓜,顾名思义,是西域传来的瓜。中国关于西瓜的栽培历史,最早记载于欧阳修所撰的《新五代史》之《陷虏记》:“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西瓜因价低量大,古代普通百姓

也能享受,有不少诗人留下了西瓜消暑的佳句。范成大出使金国,见到西瓜开始普及感慨道:“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模漉落淡如水,未可蒲萄苜蓿夸。”文天祥曾作《西瓜吟》,诗中有一句道:“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原来古代就有黄瓤西瓜了,这瓜应是在井水里泡过的,瓜瓤清脆,如嚼冰嚼雪,但全诗读完才得知,纵然西瓜再沁凉,也难凉他的报国热血。正是由于西瓜在百姓生活中普遍存在,民间流行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等

歇后语,用来阐述朴素的道理。还有一些西瓜对联被人们津津乐道。比如,上联是“坐南朝北吃西瓜,皮向东甩”,利用西瓜的方位词,将东南西北全部写到。有人才思敏捷对出下联,“自上而下读左传,书往右翻”,可谓工整巧妙。再比如,“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这是将“冻”与“洒”字拆开成联,想对下联难度极大。有人却以西瓜为题作答,“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正是将“切”与“分”字拆开相对,堪称精妙。历史上也发生过与西瓜相关的廉洁故事。明代永乐年间,刑部主事刘宁外

装他们,坚持到底,直到把日本人赶出去。朱德告诉她:“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战斗不止,直到我们的国家全部解放,再没有一个敌军士兵留在我们的土地上。”彭德怀告诉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支军队绝不离开华北人民。”

史沫特莱认为,“有八路军士兵的地方就有防线”。正如毛泽东指出,八路军在山西的“拿手好戏”就是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八路军的指战员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等待战机,他们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把敌人分割成小股,再分别消灭他们,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军。八路军在山西的坚持抗战,让国民党的将领也为之敬佩。当史沫特莱在临汾采访卫立煌如何才能守住山西时,卫立煌则说“依靠把人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样如同出自八路军的回答让史沫特莱感到很意外。卫立煌丝毫不掩饰他对八路军的赞赏,“那可是一支好军队,他们有最出色的不怕死的战士!”他甚至竖起大拇指指向史沫特莱示意“共产党人可都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绝不妥协、八路军的绝不屈服,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让史沫特莱深切地感受到,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八路军办事处,也是“今日中国凄凉、苦难荒漠中的一块绿洲”。她由衷地相信“这支军队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

《中国在反击》是一部生动的历史记录作品,它不仅记录了中国的抗战历程和成果,还展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和坚韧。1938年夏,《中国在反击》在纽约和伦敦同步出版,西方世界得以深入了解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真实面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称赞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因为它报道了八路军在山西北部进行的给中国带来新希望、给中国各条战线送去新战士的那最初几场战斗”。史沫特莱用自己的笔,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抗战精神和革命理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中国在反击》》(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作家杨晋林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出山》新近出版。

读《出山》时领略到的历史深刻性和对现实社会的启示性,让我明显地感受到,作者是真诚地反思历史事件,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出山》通过描写一户厨子家庭中父与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和行为,折射出普通民众在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语言文字清新流畅。

《出山》用无数琐碎的、逼近生活原貌的细节,垒起了故事的真实感。作者紧紧围绕当时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个主线,以家庭、父子及其与社会各界的人际关系为叙事中心,突出了爱与恨、义与利、善良与自私等大是大非和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转化,使得小说主要人物的性格、行为、命运与社会环境、道德评价,以及小说的进展节奏和结局,都能以人性为中心,让读者沉浸在一种道德与情感交融的氛围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主人公间来锁跟三个儿子闯守富、闯守财、闯守田,妻子曲美英以及他们身边各种人物的命运所吸引,思考很多历史和人性问题。

《出山》有诸多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者选择了平民化的文学追求。从历史真实出发,立足故事的感染力,更多元地、更广泛地展示出特殊年代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心灵世界。由此,可以蕴含更深刻的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可以散发出更浓郁的生活气息。

其次是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投入了很大精力。小说中的阎来锁等许多人物,都以鲜明的个性和真实、生动的文学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勤劳与固执,淳朴与智慧,简单与认真,都是生活的方式,到了抗日战争特殊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变得复杂起来;感受到了战争对普通民众心灵造成的创伤,逼迫他们只有奋起反抗才能自救;感受到了老百姓迸发出的巨大力量,浴血奋战,不畏牺牲。在具体表现过程中,作者设置了一系列真实感人的生活细节,比如描写阎来锁出场:“在东岭,阎来锁的名头很响,就像吊在阎家祠堂门口那棵老槐树上的大铁钟。比方说,大人只要一提到阎来锁,随便一个吃奶的娃娃,也会在大人怀里使劲往外挣,一边挣,一边奶声奶气地说,吃肉肉吃肉肉。”这就把阎来锁厨子的身份从小孩子的话语中表现出来了。这类细节如展示生活的原汁原味,

□ 杨占平

以文学反映历史真实

更能真切地体现出小说的主题。第三是作者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出山》所写的抗日战争时期,有个历史真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历史本质的真实,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需要,这广阔的中间地带,就是小说家的用武之地。这里所谓的历史真实,不是指历史细节的真实,而是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规律性的真实。应当说,《出山》就是建立在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基础上的,书中所写的阎来锁父子,都有真实原型,只是他们的个性和一些生活细节,是经过文学创作的。

《出山》的创作经验,还可以说明一个文学道理,那就是:表现逝去的历史事实,必须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事实上,每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都是多元和丰富的,有时又是纷乱和复杂的,它是现象和本质、偶然与必然、个别和普遍的统一体。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生活,从选择题材、构思酝酿到艺术表现,都要经过主观思考和判断过滤程序的,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作家的价值观念和现代意识,是能够代表社会历史某些本质方面的真实的。

《《出山》》,杨晋林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评

航空先驱的家国情怀

□ 胡海林

百多年前,一位漂泊海外的22岁华侨青年,作出看似天方夜谭的决定:造飞机。这位青年立下“成一绝艺以归报祖国,苟无成,毋宁死”的誓言。那是在1906年,离莱特兄弟的人类首次飞行不到3年。次年,他凑了不到1000美元,在大洋彼岸的一座农场开启了逐梦蓝天的人生篇章。

这个青年名叫冯如,出国前是一个仅读过3年私塾的中国乡村少年。冯如怀揣着做工程师的梦想,憧憬着去“金山”练就制造西洋机器的本领,回馈乡梓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在背井离乡,随舅舅踏上大洋彼岸的那一刻,冯如就体验到了身处异国他乡的艰难,但这并没有让他失去梦想。

这样一个出身平凡却心怀祖国的人物,深深吸引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开始追寻冯如奋斗的足迹。我研读了卷帙浩繁的资料,走访了他的故居与后人,走进了他的精神世界,看见了他从自我谋生到追求理想、报效祖国的人生路径。丰富的素材坚定了我创作《翱翔云端的风筝》的信心。韩愈说“文以载道”。如何用文字完成这个人物塑造,将他为国奋斗立志的“道”精准地表现出来,是我写作的挑战所在。虽然人物本身的故事只要忠实记录就足以感人,但显然,在国际视野下讲述一个彰显中国人坚韧不拔精神和卓越创造力的故事,无疑需要写作者锤炼语言、提高艺术感染力,更需要将人物置于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去塑造、去丰满。

为此,我放大家庭的宏观背景,力争再现20世纪初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鼎盛时期的西方社会与世界航空工业的发

初景象。我尝试将晚清时期的民生凋敝与日益繁荣的西方城市进行对比,将这巨大差异浓缩到人物的工作生活中,以此表现其性格与情怀,让冯如的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彼此浸透交融,在市井里巷的烟火气中,凸显其个人奋斗背后的浓厚家国情怀。

理清了“道”的叙事逻辑,就找到了结构故事与推进情节的关键,有炽热爱国心的人物形象自然有血有肉,立体丰满。在整部作品中,无论是笨路蓝缕、栉风沐雨地研造飞机,还是携机回国、开创中国航空事业并为之壮烈牺牲,故事讲述始终围绕着冯如“大丈夫当以有用之学,为国家之强名留史册”的信念展开。贴着爱国之情写,展现了冯如作为中国航空先驱,与美国的莱特兄弟、法国的伏瓦辛兄弟等国际航空先驱精神世界的不同;冯如研制飞机是为了“航空救国”。我试着以点带面,用冯如的个人经历折射一代华侨、一代中国人的艰难求索,让百余年前故事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在创作中,我将“风筝”作为主体意象贯穿全文。风筝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发明,代表着人类对蓝天的向往;风筝还是现代航空先驱们灵感的直接来源,启发了滑翔机的设计。冯如的人生经历蕴藏着这些意涵,也宛如一只翱翔天际的风筝。漂泊在外,羁旅天涯,但始终由长长的线牵引,那是祖国和故乡的深深牵挂。

时光荏苒,今天的中国,已经摆脱贫困落后,成为创新创造的热土,今天的我们,有了放飞梦想更加广阔的天地。

《《翱翔云端的风筝》》,胡海林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出,其妻安氏收到访客送来的一个大西瓜。安氏感觉这个瓜不太寻常,把瓜切开,发现里面放了很多金银珠宝。安氏当机立断,立即将“瓜”和人一起送到官府。清代朱珪在安徽任巡抚期间,有下属前来拜访,送了一个西瓜给他,朱珪不以送瓜事小,为免下属再送,按市价支付瓜钱,体现了慎微慎初的品格操守。

“水晶球带轻烟绿,翡翠笼含冷焰红。”西瓜不仅好吃,还可以雕刻西瓜灯,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地方传统文化。晚风轻拂,烛光摇曳,碧绿的瓜色映出各种景物,犹如流动的夜明珠,真是美不胜收。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8月2日》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尽快电话联系,以便我们为感谢您的付出。